

吴小如 / 著



紅樓夢影

吴小如师友回忆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紅樓夢影



吳小如師友回憶錄

吳小如／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吴小如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1-21212-7

I. ①红… II. ①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3188 号

书 名：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

著作责任者：吴小如 著

责任编辑：沈莹莹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212-7/Z·0107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dianjiwenhua@126.com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258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出版说明

我们把吴小如先生六十多年来结集的文章（包括三分之一近十多年的新作或尚未收过集子的文章），按类别遴选，编为《莎斋闲览——吴小如八十后随笔》、《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看戏一得——吴小如戏曲随笔》、《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五本。其中，《莎斋闲览》已先期出版，下面谈谈另外四本书的选编情况。

吴先生自幼养成了爱杂览的习惯。《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都是吴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少作，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博极群书的影子。一九四七年写的《读朱光潜〈谈修养〉》，先生就指出当时教育的缺陷：“主要失败原因，乃在于把作人与读书分成截然两途。学校只是知识贩卖场所，操行一端，学校当局视若无睹……有些青年，在学校时热情腾沸，意气昂扬；及入社会，不是因寒心而堕落，便是同流合污，随俗浮沉。其所以有些现象，大都在于个人品德方面的修养远远不足。”中肯的评语，有助于我们阅读理解这些作品。

吴先生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接触京戏，一九三二年全家迁居北京，开始看京剧名家的演出。四十年代初，正式寻师访友学唱整出的老生戏，并不断写剧评，开始了戏曲的学术研究。听戏、看戏、评戏，为先生研究戏曲积累了许多的素材和经历。这次，我们选录了《鸟

瞰富连成》及续、再续篇，以及吴先生近年来未结集的戏曲方面的文章，编为《看戏一得——吴小如戏曲随笔》。“看戏一得”乃先生自谦之词，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文章“篇幅虽短，却非捧场文字，褒贬取舍，愿略存‘良史’遗风。知我罪我，惟俟来哲”。

《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选编了吴先生有关古典诗词散文的文章，吴先生说：“每立一说，每下一断语，都是经过再三考虑，审慎落笔。因此也就不愿对自己的一得之愚随波逐流，轻易否定。”另外，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先生未曾结集的文章，尤其对文化学术圈中普遍存在的语文知识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由此而大声疾呼，锲而不舍地纠错指谬。

《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所录，有回忆先生父亲吴玉如先生的，从中可以看到玉如老先生书法艺术的几个阶段和特点，也了解到小如先生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家庭教育。在回忆林宰平（志钧）先生的《“一代孤高百世师”》一文中，吴先生拳拳于林宰老慧眼提拔沈从文，“以推毂后进为己任，更以忠恕待人，以无言之教启迪青年”。《绛帐依依四十年》一文里，他总结俞平老的治学特色是：“承曲园公（按，俞樾，号曲园）家学，主要是通过考据训诂，以求得对辞章的正确理解和深入欣赏。这样的治学途径，正是我所仰止并始终遵循的。”更为可贵的是，“俞老一生，平易冲和，仁蔼可亲；但出处之间，从不作无原则的迁就。对世俗之毁誉，往往一笑置之。”小如先生之所以受到师辈的器重，和他能深得前辈学者的学术精髓，又能恪守君子之道显后凋之姿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文章，典雅端庄，炉火纯青，为文渐有潦水尽而寒潭清之意，读者当能体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九月

| 目录 |

出版说明/1

一、《心影萍踪》选

玉泉掇忆/001

毕基初及其作品/004

启功先生的幽默/009

外交官·诗人·鉴赏家/011

——记老友周南史

关于周南的报道/013

坚贞执著的林庚先生/015

张醉丐先生二三事/019

魏建功先生的三部遗墨/023

我与常风先生的过从/026

——《文人旧话》读后之一

忆金岳霖先生/029

——《文人旧话》读后之二

金克木先生的谈锋和笔锋/033

——《文人旧话》读后之三

忆邓以蛰先生/036

- 《文人旧话》读后之四
陈寅恪先生后继有人/039
- 《文人旧话》读后之五
越墙采访俞平老/042
- 《文人旧话》读后之六
张东荪的“消失”/045
- 《文人旧话》读后之七
周叔弢先生和他的子婿/048
- 《文人旧话》读后之八
俞平伯先生“历险”记/051
- 《文人旧话》读后之九
俞平老对我的批评/053
- 《文人旧话》读后之十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056
- 柳存仁先生印象记/059
- 邵燕祥与我的交谊/061
- 读邵燕祥《读吴小如》感怀/063
- 笑待来年绿满枝/067
- 记厉以宁教授和我的文字因缘
文字因缘四十年/069
- 哭晓铃先生/072
- 哭程之兄/074
- 忍见书签冷旧芸/076
- 重读《许政扬文存》
从《癸庵诗集》说开去/081
- 先父吴玉如的教学法/083

二、《书廊信步》选

《巴尔扎克传》译后记/085

——纪念几位逝者

朱佩弦先生二三事/090

怀念游国恩先生/092

师友怀想录（三篇）/100

师友怀想录（又四篇）/107

学林漫忆/116

悼念张伯驹先生/122

回忆顾随先生/124

绛帐依依四十年/127

——庆贺俞平伯老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

听赵树理同志讲课/133

梁漱溟先生的高风亮节/135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137

师恩没齿寸心知/141

——悼念沈从文师逝世二周年

哭平伯师/145

缅怀老友华粹深先生/147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149

——为悼念平伯师而作

怀念朱经畲老师/155

听父亲讲唐诗/157

听父亲讲《孟子》/159

怀念朱德熙先生/161

“一代孤高百世师” /164

——忆林宰平先生

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168

吴组缃先生二三事/172

教授与烟斗/176

无可弥补的损失/179

三、《常谈一束》选

严几道先生二三事/182

五十一年前的一张名片/185

吴玉如先生二三事/190

哭萧乾先生/193

师门琐忆/197

——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

诗人周汝昌/200

回忆安寿颐先生/202

居京生活剪影/205

四、《霞绮随笔》选

教学生涯五十年/212

回忆中学作文教学/217

王昭琛先生二三事/220

悼念杨向奎先生/223

金克木先生千古/226

忆萧离/231

读王水照兄近作有感/235

——兼怀赵齐平兄

芝兰玉树谢家风/239

五、其他

六十年前的“红楼”梦影/242

北大校庆五十周年掇忆/245

我所知道的中关园/249

卖书大有学问/251

《项羽拿破轮论》及其他/253

洛阳的古迹/255

我是半个世纪前的中学生/257

天津小说家刘云若/259

高宝寿先生的遗物/261

关于袁寒云/264

图书馆今昔/265

我的父亲吴玉如/268

学诗忆旧/270

解诗忆旧/273

吴玉如先生课徒法的补充/275

手校先君吴玉如先生诗词钞题后/277

金陵杂忆/279

母亲的家世（上）/281

母亲的家世（下）/284

跋叶国威藏俞平老手书诗笺/287

题重刊本《古槐书屋词》/289

跋顾羨季先生手临智永千字文复制本/291

缅怀顾羨季（随）先生/292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296

沈从文先生的章草/298

伉俪情笃的见证/300

——为纪念从文师百年冥诞和悼念兆和师母而作

祝林庚先生健康长寿/303

忆吴组缃先生口述二事/306

回忆浦江清先生/308

读其书而知其人/312

——周绍良先生印象

宁静地永生/315

怀念张岱年先生/318

短文三则/321

哭林左田兄/323

怀念吕德申先生/328

远逝的风铃/331

怀念王永兴先生/334

邵燕祥及其旧诗/339

物换星移几度秋/341

——《文献》十年感言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343

玉泉掇忆

前年的事了，同庆琮在香山碰了钉子，归途无赖，顺便逛了一遭玉泉山。

园里静得爱人。更惹人爱的，是那老柏浓阴，和回旋的山路。

直造其巅，坐了好久。望着这是田，那是山，家在哪儿，心在哪儿，都漾在眼梢里。秋半的罡风，已带来了薄暮的衰飒，却还掩不住一颗犹有馀曛的半竿斜阳，供我们挥汗。上衣搭在肘弯儿里，头发横在汗脸上；忘掉了胸际的尘氛，耳畔的嚣叫，只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心情：“献一时之笑，起千古之悲！”

未能免俗，坐在泉上品了半天茶，一面静听泉心的絮语。梦在我们心里萦回，我们在梦的心里赞美。

匆匆地走了，又来了，整一年后的秋天。

叶子不等红就有凋谢的了，天晴多风，不像宁谧的秋容，而有点早春的狼狽。

妻到燕郊来，说不曾游过玉泉山，当然要陪她。于是在成府一家小饭铺，尽兴地吃了午餐，直扑向玉泉山去。

路线同前一次故意相反，为了温习一下畴昔的行踪。妻泰然地跟了我走，天地于她若无挂碍。

我们也坐在泉上看泉，坐得时间真久，忘了我身边还有一个她。她却真实地感到熨贴，因为身边有我！

泉比去年活泼而充沛，轻盈的水珠对着妻傻笑，妻便对我笑了，我也不由得笑了。

然后我又领她跑到这土阜的巅顶，坐在迎风处望田，望山，望我们的家。终于爱不忍释地踏向归途。

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呢！

今宵，月在澄如练静如渊的天宇，向我凝眸延伫。妻在家里咒诅着久客不归的良人。隔了官路，那积雪深处，不就是玉泉山么？

天寒泉咽，大约她也早遏抑住她那可掬的笑靥，而偷偷祈祷着春的覆盖了吧！

当时甜甜的滋味，怎么如今觉得带点酸辛了呢？

一九四七年岁次丁亥立春前一夕燕园漫作

附记：

这是五十年前旧作，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发表在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我早已忘掉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字，只是在不久前拜求京津两地的熟人为我搜求四十年代所写书评文章的过程中，无意间得到了它。这真正是“心影留痕”了。文章不长，更无足观，却使人回忆起不少旧事。一九四五年秋，我和高庆琮兄（他就是今天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同时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利用馀暇，各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漫游西郊名胜所在。我们到过圆明园和卧佛寺。彼时香山正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禁止游人入内，我和庆琮不仅碰了钉子，还险遭扣留盘问。但游兴不减，乃有玉泉山之行。后若干年，我有诗赠之，曰：“记访郊山兴未賒，圆明荆棘玉泉茶；未名湖畔当时月，几许沧桑漫素华。”一九四六年我和妻结婚不久，我又到京西读书。我们曾偕游玉泉山，至今记忆犹新。此文所写，就是当时“到此一游”所留下的一点文字痕迹。而岁月流逝，去年已

是我们结婚五十周年，西俗所谓“金婚”是也。妻自“十年浩劫”以来，身体日益衰惫，众病缠身，已难根治。我则皓首而竟未穷经，只能唱一句京剧戏词，曰“一事无成两鬓斑”而已。重披旧作，自不免感慨系之。幸喜妻目力虽衰，犹能再读此文，然后相视莞尔一笑，则少年新婚往事又历历过眼，亦人生难得的回忆也。旧有句云：“蒿目时艰今老矣，安贫知命复奚求！”又有两句：“就老燕郊聊丰隐，名山事业付书空。”姑以此旧文聊自娱悦耳。一九九七年三月小如记于京郊。

毕基初及其作品

毕基初是威海卫人，有着颇长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看上去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体魄雄健的斗士。

我和基初并不熟，而相闻知却甚早。说也奇怪，中学同学三年，我们只谈过一次话。一九四一年毕业之后，我们也只见过一次面。我曾数度拜访过他的家，恰巧都不是他住在当地的时候。今年在北平，我曾去拜访他，在他居室中逗留将近一小时，但仅能见到他玻璃板下压着的照片，和几行不相干的欹斜的笔迹。

基初读高中一年级时在乙组，我在丙组。到高三，我却归并到甲组，而他仍在乙组。三年中因之已少有打头碰脸耳鬓厮磨的机会。而下课以后尤其隔阂。他年纪较长（恐怕主要还是由于个子高），交的都是大朋友；我则应该归入“弱小民族”的行列。他喜欢运动，我则是工愁善病文弱的典型。最使我们感到疏远的（不，毋宁说是感到水火的），乃是他弄“新文艺”，我治“旧辞章”，他写他的新诗，我作我的“桐城派”。不独情不能亲，连意见也相当对立。何况“文人（我那时是自命为文人的）相轻”，自古而然。记得闹大水的第二年（按：指一九四〇年），我渐渐学起时髦来，写了一篇小说，题曰《观礼记》，下面署名“莎生”。其实这篇所谓小说本是我十五岁时“未完成的杰作”，那一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增首益尾一番，钞出来想送到报上去发表。而基初的文章，彼时已颇受人们欢迎，俨

然是一时宗匠了。记得我曾把那篇“杰作”呈献给一位老师，而他竟把这篇小说转交给基初处理。于是它竟成为我们之间那一次——是第一次，也可以说最后一次——谈话的桥梁。

下午放学，太阳还很高，我虔诚地到宿舍中拜访基初，那篇小说稿子文雅地放在桌子上。基初延我坐定，谈话就开始。第一句话，他好像是说，“你这篇东西写得太差了。”跟着，他问我看当代什么人的作品。我回答：“我看老舍的小说最多。”“难怪！所以你笔底下才有这么多的油腔滑调！”

像训育主任申斥小学生一样，基初对我足足布了半点多钟的“道”。怎样用功，怎样学习，怎样这，怎样那，一番热诚，却以傲岸口吻说了出来，使我一想起来至今还不禁昏眩无状。记得比较清楚的一句，是他说的：“我投稿从来没有给编辑老爷写过信，登就登，不登拉倒。”然后我默然把那篇“杰作”收起，脸上懒懒地露出一丝强笑，心里不免悻悻然地辞了出来。从此，我不但写小说的勇气已被完全打消，甚至连基初的脸都不敢正视，怕触及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我怕，我恨，我羡慕，我也嫉妬，无可奈何中我又以阿Q精神瞧他不起。

又是一年春草绿，毕业就在眼前。等考完之后，各自东西，阒无消息。成绩发表，我和基初并列第二十七名，也算一件巧事。然后各人只顾考大学，又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就在这一年（一九四一）挥汗如雨的盛暑中，有一天我顶着当午烈日，乘一辆人力车去看一个同学（这位同学和基初原是同乡，且有亲戚关系，住处也与基初相毗邻，毕业后就立即成为一家什么企业公司的经理），沿了腥臭狼藉的小河边向南行，迎面也来了一辆人力车，乘客恰好是基初。我们好像都受了“世故老人”的洗礼，为人世的洪炉所锤炼，彼此竟谦逊而礼貌地笑着点头招呼，一句话

也没有说就匆匆而过。从那时到今天，我一直没有见过基初。

那时我心里很舒服。多少积累于心底的不愉快，都已随着这和蔼而饱满的一笑而消失。一种茫然的离绪纷杂在心间，觉得自己未免太意气用事，竟交臂失去这么一位好朋友。对基初的那点歉疚之怀，至今也没有消溶尽净。后来我夤缘认识基初的两位介弟（午初、平初），都很谈得来。遇到同基初相熟的人，我就打听“老毕”的消息（基初一向是为人呼作“老毕”的）。一想到当年宿舍里那幕喜剧，不由得便生出一层朦胧的内疚，至少那种悻悻然的心理，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尽管都是年轻人，而往事的萦绕胸臆，已使我体察到人生的惶恐和短暂，像已失去十年来所自负的那一点“英姿飒爽”、“睥睨不群”的习性。基初不久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不知为什么，竟惹得日本宪兵队的狗子狂吠起来，他竟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几乎失了学。抗战胜利后，并不像那些发了财的同学们春风得意，基初只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家境虽不贫寒，但他却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只靠自己努力挣扎。这些年他饱受折磨，迄今仍在过着羁旅生涯，尝着苜蓿滋味。我想，他大约也不似当年有着“迈往不屑”的气韵了吧？

基初的作品，第一次崭露头角而脍炙人口的，要算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那篇《青龙剑》。曾有一位同学（大约姓赵，曾到内地去，现在已不知生死存亡了）还为它写过一篇评介文章，揄扬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而我却由于那一点点悻悻然的缘故，竟向人指摘过那篇小说：“他说我的小说作得太差，他这篇也不怎么样。简直是学张天翼而只学会了撒村！”又说基初的散文是中了何其芳《画梦录》的毒，其实我自己也是《画梦录》的崇拜者。平心而论，《青龙剑》诚然不是他的杰构，而我到今天也还是写不出来，根本就不配谴责基初。那种不负责任的卤莽真使我赧然久之。